

雲林縣一〇五年度全縣語文競賽
鄉鎮市及分區賽 國中組 國語朗讀 篇目

- 一、記憶中的麵攤小工
- 二、黑暗之光
- 三、鹽寮的野百合
- 四、生活的腳步
- 五、歲月的巨輪推過
- 六、迷失的思想
- 七、哭
- 八、關於友情——
- 九、脫身
- 十、留一方心田
- 十一、雨的四季
- 十二、河宴
- 十三、傾聽——是一種成熟
- 十四、斯文豪氏蛙
- 十五、一滴水在大海
- 十六、發現池塘
- 十七、釀綠的林野
- 十八、傷
- 十九、夜市
- 二十、夜
- 二十一、但願九份永保神韻
- 二十二、爸爸的眼淚
- 二十三、遇見一棵哀愁的樹
- 二十四、曇花的啟示
- 二十五、諦聽
- 二十六、什麼時候天才會亮呢？
- 二十七、媽媽，給你快樂
- 二十八、走進山林裡
- 二十九、值得思味的秋天
- 三十、美麗的繭

一、記憶中的麵攤小工

奚淞

人的記憶有時像弄亂了的檔案冊頁，一些重大的事件，不知積壓入那個角落，以至於淹沒無尋。而片斷當時以為微不足道的印象，竟信手翻得，輪廓鮮明到彷彿可以超越時間和塵灰。

小時候，我住在廈門街。記憶中的巷落黝深，夏天要顯得比實在的更燠熱，冬天就格外陰寒、潮濕了。少年的我，常喜歡在冬日夜晚，手握一元五角紙幣，疾疾穿越黑黑的長弄堂，到巷口燈火微明的路邊麵攤，吃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麵。

記得麵攤是位狀似退伍軍人的高大男子擺設的。盛麵的湯碗粗厚、沉重卻潔淨，襯托得熱湯中幾點飄浮的蔥花，分外顯得青翠芳香。也許是由於老闆沉篤的氣質，這近於無作料的樸實麵食，也吸引了不少晚歸人，前來暖一暖肚腸。

那回，我大口大口的囫圇吞麵，忽然感覺腳下溝水嘩嘩，幾點冷水迸濺上我的腳背。轉頭，我看見了他。

在陰暗牆角、街邊低矮的自來水龍頭下。他穿著單薄的衣服，腳踏高腳木屐，正蹲在破舊凸凹不平的烏舊大鋁盆前，沖洗一大堆麵碗。想來，這人應是麵攤老闆的助手，一位洗碗小工。

說不出是什麼古怪，他竟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覺得他不像是在做繁重、卑汙的洗碗工作，倒像是天真的孩子在嬉水遊戲。枯硬的頭髮倒豎，彎身弓背，兩手插在汙水中，他是唧是唧的翻弄盆裡的碗盤。撈起一只碗，湊光正面瞧瞧，翻過再來瞧瞧，又放回水裡晃晃唧唧的攪水。半晌，才小心又謹慎，把一隻隻碗當寶貝似的疊放在溝邊磚石上。

他的動作顯得誇張、熱心過度。端一落碗，搖晃著矮小的身軀，把洗淨的碗送到老闆身邊。然後他便呆立在一邊，兩手滴水，好像觀看什麼新鮮事物一樣，兩眼灼灼，瞪看攤邊吃麵的人。麵攤淡薄的光線映上他的臉，那是一張看不出年齡的臉，帶一分奇異而凝滯的微笑。

啊，是個白癡。我心裡這樣想，並且把眼睛不好意思的轉開去。

以後，我發現到麵攤老闆和洗碗小工的合作似有默契、無需言語。一個高大、莊重、嚴肅，從從容容舀湯下麵；另一個始終面帶奇異的笑容，永遠不倦的清洗碗筷，又如小丑角般踏響腳底木屐，匆忙端著麵碗來回跑。兩人形成鮮明的對比、無懈的合作和奇妙的和諧。

走在暗黑的隧道中，風從冷寂無聲處襲來。暗黑，使得週遭的岩壁顯得詭異、腳下的道路顯得崎嶇，偶而從巖穴之間滴落的冰涼的水珠，也分外森冷。眼前，是無光的世界，前景莫測，連走過泥地的腳步聲，也宛如寫在命運交響曲上零散的音符，起落著忐忑的憂傷與悲愁。

這隧道，空洞異常。腳步行過的聲音，迴響著空洞的回聲，應和著旅人疲憊的喘息，應和著一絲茫然的空無和恐懼，在旅人步入隧道之際，醞釀開來的是墮入深淵的情緒：無依，無靠，無牽無繫，不知迎面而來的將是絕望的死域，或者嶄然的新生。走在暗黑的隧道中，彷彿掙扎著手腳的嬰兒，在母親的子宮中，等待臨盆，等待降生，卻無法預知未來的命運。

這隧道，因而使旅人的前路陷入不確定的空洞，也使旅人的腳下映現繁複莫辨的轉折，暗黑，使得腳下的路徑，崎嶇之外參雜了泥濘，塵土、水漬、泥漿、凹陷的水窪、凸出的石礫，在摸索前進的腳下傳送繁複而詭譎的情境，安全與危險、仆倒與穩健、陷溺與拔出，生與死，都在腳步起落瞬間交疊復蹈。旅人無法確知下一步走向何方，也無法確定下一步踏向何處。陰暗的隧道中潛伏著重重危機，必須依靠一絲光芒偷偷瀉入，才足以讓旅人感受到希望與轉機的照拂。

陷身隧道的旅人，憑靠感覺，憑靠眼、耳、鼻、心，憑靠揮動的雙手、持續前進的雙腳，在一片黑暗中摸索、觸探。風敲叩在岩壁之間的聲響，水珠滴落在泥地上的聲響，雙手觸及的虛空，雙腳踩踏到的實在，其聲輕悄，卻沉重而迅疾地傳達旅人的心，用來揣度、臆測下一步的行跡。黑暗的隧道，考驗旅人的，與其說是絕望無靠的環境，不如說是茫然無依的心情。入口早已隱沒，出口尚未現身，跌落深淵的旅人只好懷憂前行，在更加陷墮的隧道中等待尚未到來的光明。

直到前方出現微光，逐漸加大，化為明亮的洞口，黑暗這才清晰可辨，徹底脫離不確定的情境，從旅人的心靈逐步撤走，一如山嵐在晨曦中飄散。洞口的光，是旅人的朝陽，牽引著旅人的步伐，邁向可以脫深淵而出的所在。黑暗被確定在光明的身旁，黑暗因為光明的介入而被旅人看見——看見黑暗中的隧道原來不是沒有出口的深淵，看見岩壁間的巨石原來有著嵯峨的臉龐，看見腳下的泥地原來隱伏著崎嶇與不平，從而知道如何舉步，如何落腳，知道脫離黑暗還有多少時刻，走出隧道還需多久。微笑，在確定黑暗的同時，從旅人的臉上綻放。

洞口的光，是黑暗的光，照亮的是黑暗；洞口的光，是黑暗的火炬，燃燒的是希望。從看到前方出現的一線光芒開始，黑暗才與恐懼分離，黑暗才擁有砥礪的意義。

三、鹽寮的野百合

孟東籬

鹽寮，是花東沿海公路上一個散居的小村，在花蓮市南方約二十公里。這裡離海岸五十至兩百公尺，便緩緩的升起了月眉山，月眉山不高，只有一兩百公尺，經多年砍伐，已沒有多少樹木，但雜草遍山，倒也蔥綠，從山坡上俯視太平洋，碧藍遼闊。

月眉山每到三四月，就在草叢中開出許多壯碩清麗芬芳沁人的野百合，據我所知，十年前就有花蓮的年輕人成群結隊到鹽寮郊遊，大把大把採去，漸漸的，野百合終於少了。

今年，雨停之後，鹽寮的大人小孩開始大量採取，幾乎每個家庭都放了一大把，有的躺在地上，有的浸在水盆裡，有的插在瓶中。不上學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們，各自捧著一大把從山坡下來，走在路上。那實在可說是豐碩的美景，但那美景是讓人心痛的！

孩子們採野百合，並不一定是為了自己喜歡，而是為了拿到花蓮去賣，一朵兩塊錢。也有人來收購，一朵兩塊，再拿到花蓮以五元售出。可是這些花，豈只是一朵幾元的問題！你說它一朵值一百塊都可以。這些花，就是耶穌所說，每一朵都比所羅門王最榮華的時候尤為美麗的野百合。

而今，山道上到處是摧殘的花梗與花朵，凡能見到的能採到的，都會被採光，只有山溝懸崖頂上的得免於難。

鹽寮的大人們是好大人，鹽寮的孩子們是好孩子，沒有人能說去採一捧野百合是不對的，但問題是在這自然的豐碩中，常有人叫人心痛的擔憂：鹽寮這自然的恩賜能任我們揮霍到幾時？這樣的殺雞取卵的採擷，豈不是在野百合還來不及孕育下一代時，就被拔除了嗎？今年所採的地方，明年還會再有嗎？

我相信鹽寮的百合還可以讓人再採幾年，但幾年以後呢？鹽寮還有百合嗎？臺灣還有一個「遍山野百合」的鹽寮嗎？

請支援鹽寮的野百合，請保留鹽寮的野百合，請讓鹽寮永遠是一個有野百合的鹽寮，請讓臺灣有一個地方，名叫「有野百合的鹽寮」，並讓那有百合的鹽寮的百合滿山滿谷。

四、生活的腳步

羅蘭

生活有時是一個大的樂章，有時是一首組曲，有時是一支短歌，但更多的時候，它是慢吞吞、猶豫不決的咏嘆調。

當它是一個大樂章的時候最宏壯。你先已搜集了該用的音符，想好了主題，加上了調號，決定了節拍及表情，然後你投入那如海的音浪與聲濤裡，去體嘗並提供一份繁華，一份熱烈，一份奔騰活躍的哀樂悲歡。於是，你每分每秒都在生活，都在呼吸，都在感受，也都在發揮。你沒有猶豫等待徬徨無措的時刻，它是一個大浪，推動一連串的日子，湧起一個有力的高峰。

在這一連串水花四濺的日子裡，包含著雄壯的主題及變奏。當時，你沒有功夫去回顧它的苦樂，過後你才聽到它的迴響——那也許是良辰美景的歡歌，也許是艱苦辛勞的悲嘆，也許是一場動心不已的戀情，也許是一幕傷心悲泣的愛的失落。主調也許是長征的號角，也許是郊野的牧笛。無論它是哀樂悲歡，它總是掌握了你生命一大段落。它是一整章的大曲，曾經長時間的充滿了你的每一個時辰。

每一天有不同的色調，當它是一首組曲的時候也很愉悅，它雖沒有整年的奔忙，但不缺少小小的事情可做。每一天有不同的色調，有時它是一片藍藍的寧靜，那是和知友品茗閒談的時候。有時它是一片綠綠的安恬，那是到鄉間欣賞野趣的時候。也有時是一片白白的遼闊，那是閑坐階前，仰望浮雲，任靈思馳騁的時刻。還有時它是一抹淡淡粉紅色的甜潤，有一首愛的詩歌喚醒你，撫慰你，給你一點如同夏季飲料般的清新。也有時它是一片艷紅與寶藍的濃濃的繁華，你暫時捲入小喇叭或薩克斯風的嘶喊裡，讓鼓聲與吉他的「聽啞」推擁起大半個頹廢的夜。或者還有時它是一片土棕色的辛勤，讓你支付一份生存的攀援，一份無從預測收穫的耕耘。

或者你說那是一段令你感到嚴肅的生之奮鬥。在這裡，你聽到號角擔任了生命的主题。當然，又有時它是一串輕盈的笛舞，像胡桃鉗組曲裡的那些短短俏俐的舞，生活的調子帶著孩童式的純稚與天真。這都不錯。組曲式的日子總是閑適而豐富，多變而流暢。它們不屬於一個主調，但它們織成一段千花百卉的繁華，給歲月塗上了彩色，綴上了歌聲。

五、歲月的巨輪推過

徐瑩

在四隻腳長短不齊的木桌上，擺上了幾碗地瓜粥，雖然裡面的地瓜寥寥無幾，但老一輩的人總不忘叮嚀著：「吃不乾淨，是會被雷公打喔！」是的，只要飯碗裡剩下了一絲地瓜簽，飯桌上滴下一點糊糊的湯，都不免要被訓斥一頓。歲月的巨輪推過，搖來晃去的木桌換成了製工精巧的塑膠桌，桌上是一道道的山珍海味。變得最多的，還是桌前坐著的——一群這個不吃、那個不嘗的孩子，和一臉無奈、苦口婆心的父母。

打開外婆塵封已久的衣箱，卻找不到一件完整無缺的衣服。新一年，舊一年，縫縫補補又一年；有些衣服補了又補的胸襟上，甚至印上了X米行四個斗大的字，不過卻成了這堆衣服上唯一的飾樣。歲月的巨輪推過，滿櫥滿櫃掛著的，不僅是一套套得體的洋裝，有的甚至滾上了蕾絲，鑲上了真真假假的寶石，看不到動過針線縫補的衣裳，只有掛在牆角，穿過一、兩次，甚至從未亮相的新秀罷了。

住在家中幾代相傳的老房子裡，每逢雷公洗禮，便不免要拿著臉盆到處接水，尤其每當颱風過境，屋頂便成了臨時避難所，最擔心的，就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了。然而歲月的巨輪推過，矮小的平房蛻變成了高樓大廈，置身在都市的叢林裡，臉盆不再是用來接水，屋頂是設計好的花園，雨後的情景，不再是一家忙著清理屋內的積水，卻成了一個個清閒自在的人們，在公園裡散心，呼吸這雨後塵埃落定時，清新的空氣。

車站裡，長長的汽笛聲餘音蕩漾，一輛小火車正徐徐地駛來，頓時眼前一片灰濛濛的，袖子往額上一抹，卻不知為何的染成了黑色。月台上，不知哪家的父母紅著眼眶，提著行李為孩子送行，縱使無情的火車已緩緩離去，卻依稀有人佇立在此，久久不肯離開……。歲月的巨輪推過，昔日的一座小亭子（所謂車站）搖身變成了設備完善，寬敞的台北車站，當年的火車頭正陳列在台北新公園裡，車站內只有呼嘯而過的——電氣化火車。灰頭土臉的人兒不知上哪兒去了？也許是火車太迅速的緣故，月台邊再也找不到漲紅著臉送行的，跟在火車後頭追著的人了。

「做姊姊的都沒個樣，弟弟哭了不會揩呀？要不然泡個牛奶、換個尿布也不會，整天坐在那兒看書就不愁餓死啊！」這樣的叫罵此起彼落。是的，在三十幾年前，不知有多少戶的人家，長輩們整天為了掙一口飯而到處奔走，小一輩的自然地就得年紀稍長的去看照著幼弱的弟妹。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當時有求學意願的孩子，大概只有晚上躲在棉被裡，才能對書本瞄上幾眼吧！然而歲月的巨輪推過，從前的叫罵隨著滾動的巨輪被帶到了遙遠的世界，接踵而來的，卻是更深學子挑燈夜戰時一聲聲噓寒問暖的慈柔的聲音。孩子們身上揩著的，不再是哭鬧不休的弟妹，卻成了一本又一本的參考書和一罐又一罐的克補、雞精。當然，最沈重的還是父母、親友，師長殷切的期望。

六、迷失的思想

林鍾隆

人，是有思想的生物，可是，人的思想，常常停止作用，不能為自己的事去思想；當人的思想無用的時候，停頓的時候，就比沒有思想的生物，甚至比無生命的事物更顯得愚蠢了。

因為，人，有許多時候，不知該做什麼好，甚至於對自己所要做的事情，迷失了它的意義，熱忱沒有了，甚至感受勉強的痛苦。在這個時候，我想，人是不會比其他生物或無生物聰明的。我想，它們至少不會愚魯到迷失自己。

在迷失而茫然的時候，我曾被很多東西引動了思想。我想：如果我是樹，我一定沒有任何的猶豫，時時刻刻往上長；如果我是草，我一定向四面八方伸展，沒有半點顧慮；如果我是水，我一定不回頭地向前流去，如果被困在水池裡，也會絲絲蒸騰，向天空升去；如果我是山，我一定把力量向下用，求實、求穩，保持沉默和莊嚴；如果我是楊柳，我一定會輕擺我的垂條，拂動池面，風停了，我會靜靜等待風兒再起，沒有不安，不會焦躁。

可是，我是人，而人應當如何，卻茫然不知何去何從。只能知道人家怎樣，卻不知道自己應當如何：在這樣的情形下，又有哪一點勝過草木山川的呢？

連沒有生命的水，也表現出生態，連沒有生命的山，也表現出一種活生生的精神，有生命的東西，至少不能靜止；是應該做些什麼的。但是，做些什麼呢？想來也很簡單，那就是去做「人」該做的事，而不要去做「人」所不該的事。這樣簡單的思想，草木山水都在不思而行，可是，人，又有幾個人經常想著它，又有幾個人想到它呢？靜止，不是水的欲求；流動，不是山的願望，它們沒有非分之想，可是，有幾個人不曾做過非分的想望呢？默默地努力，而不企求什麼，這樣的人，往往被看成了傻子，這實在不是聰明人可得意的事，實在是傻子們很悲哀的事兒。

就是知道該怎樣做的，絕不會忘記對自己的力量做聰明的估量，對努力的結果，做智慧的判斷；而聰明的估計與判斷，則不許有無結果的浪費。如果對自己的估計與判斷不錯，那倒無可厚非，最糟糕的是，人最缺乏的就是自知之明。常聽人說：沒有人了解我。或說：只有我最了解我自己。但是，自己照照鏡子，往往懷疑那就是自己。就如自己見不到自己的鼻子一樣，要靠別人做鏡子，才能照出自己，自己對自己的判斷，才不致錯誤。所以，不肯聽人的勉勵的，往往只是自作聰明的愚人罷了。

再則，我們的判斷，往往是以現況為依據，對日後的變化，以及那變化所能產生的影響，卻蒙時無知。被壓在石頭下的草，它怎麼知道，會有人把石頭移去或搬走呢？被夾在大樹中間的小樹，它怎麼會知道，有一天，大樹會被人鋸掉，陽光會暖和和地照拂它，雨露會有直接落在它身上的一天呢？

七、哭

陳淑貞

對於哭，我應該可以算是個很有經驗的人，也挺有心得的，但聽家裏長輩說：我剛出生的時候卻是個不哭的嬰兒，醫生費了好大的勁才把我打哭出聲來。終於知道如果我有朝一日得了金馬獎或者其他，上台致謝詞時應該感謝這號人物，他讓我從此得以有種種美好，因為，我會哭喔！

孩童時期，聽說自己就是個愛哭的小孩，曾經躲在衣櫥裏哭了一個下午，原因不明，但似乎絕對不是為了跌痛了腳踝或是別的雞毛蒜皮小事，那麼，窩在被子裏哭個個把鐘頭應是屢見不鮮的事，只是，我以為既是要哭，就得哭出點噱頭來，像電視劇裏女演員那樣流幾行淚權充是哭，我覺得有點不負責任，或者說：好比只下毛毛雨沒有雨聲、雷聲覺得不過癮。於是乎，我絕對是聲淚俱下，哭到眼腫鼻紅的才肯罷休。

當然，因為愛哭，我是個不怎麼被喜愛的小孩，也就是舉凡被我的哭聲嚇過的所謂大人，對我是敬而遠之，兇悍一點的被我哭煩了，多少會破口大罵，我也不甘示弱哭得更驚天動地，常常是要被修理一頓才會因為哭得聲嘶力竭而終止，或是誘使我不哭的利益相當可觀，我方得臨陣撤兵，一直相信哭不僅是人性的本能，尚且需要天份才能收放自如。

通常是趁大人忙得不可開交時，匆忙完成交易，諸如：一頓做晚飯的安寧是一大包餅乾換來的。但若大人心情煩悶，切記除非不哭實在太難過，就千萬得忍住淚水，因為他們很容易六親不認就衝動起來，然後，可能難逃被充當出氣桶的命運。

此外，大部份的時間，都仗著自己年紀小，加上體弱多病的緣故，我依此渡過了算得上不虞匱乏的童年，雖然長大之後常常被取笑過往是如何如何的愛哭，但畢竟在那樣的年歲裏覺得做那樣的事是值得的。

只是，不能理解這竅訣竟也隨時代進步而日益光大，我在自己的小表妹身上看到翻版，而且更是爐火純青，她是有本領前一分鐘還哭者，後一分鐘就拿著戰利品眉開眼笑的。

長大以後的日子，哭的因素似乎就漸漸複雜了，但也因著年歲漸長而懂得怎樣讓理由壯大，好像沒糖吃就哭是孩提時代才能做的事，而為齟齬人肺腑的戲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常會被喻為感情豐沛，跌疼了腳此時是不能掉淚的，但重大如班際比賽之類的事卻又常因為憤然而淚下。人為了榮譽或是尊嚴才哭是傳統中被認為天經地義，也或許到了年紀這樣做方才合情合理。

偏偏我常常做不到這樣，心裏一急，眼淚就潸潸然下，感動也哭，難過也哭，興奮也哭，我承繼了孩童時代愛哭的習性，累積不少年哭的經驗，總之，淚腺發達便從此不會退化。

常聽人說，人世間最純淨的友情只存在於孩童時代。這是一句極其悲涼的話，居然有那麼多人贊成，人生之孤獨和艱難，可想而知。我並不贊成這句話。孩童時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戲，成年人靠著回憶追加給它的東西很不真實。友情的真正意義產生於成年之後，它不可能在尚未獲得意義之時便抵達最佳狀態。

其實，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變中，猛然發現自己長大的。彷彿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學遇到的困難使你感到了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你放慢腳步憂思起來，開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這一刻，你突然長大。我的突變發生在十歲。從家鄉到上海考中學，面對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鄉間的小友，但已經找不到他們了。有一天，百無聊賴地到一個小書攤看連環畫，正巧看到這一本。全身像被一種奇怪的法術罩住，一遍遍地重翻著，直到黃昏時分，管書攤的老大爺用手指輕輕敲了敲我的肩，說他要回家吃飯了，我才把書合攏，恭恭敬敬放在他手裡。那本連環畫的題目是：《俞伯牙和鍾子期》。

純粹的成人故事，卻把艱深提升為單純，能讓我全然領悟。它分明是在說，不管你今後如何重要，總會有一天從熱鬧中逃亡，孤舟單騎，只想與高山流水對晤。走得遠了，也許會遇到一個人，像樵夫，像隱士，像路人，出現在你與高山流水之間，短短幾句話，使你大驚失色，引為終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註定會失去他，同時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友情應該擴大人生的空間，而不是縮小這個空間。要擴大人生的空間，最終的動力應該是博大的愛心，這才是友情的真正本義。誠如先哲所言，人因智慧製造種種界限，又因博愛衝破這些界限。友情的障礙，往往是智慧過度，好在還有愛的願望，把障礙超越。友情本是超越障礙的翅膀，但它自身也會背負障礙的沉重，因此，它在輕鬆人類的時候也在輕鬆自己，淨化人類的時候也在淨化自己。其結果應該是兩相完滿：當人類在最深刻地享受友情時，友情本身也獲得最充分的實現。

整座山林是一架故障的鋼琴，雨滴像千萬隻指頭紛然齊下，彈奏出各種奇奇怪怪的聲音。山勢被溪澗溝谷所切割，起伏不平，從山腰走到筍寮，要經過六七座竹橋，雨後格外滑溜難行。我肩挑重擔，輕移腳步，緩緩向筍寮挺進。

筍寮築在山澗附近，水聲很快就在耳膜上生根，如石上的青苔那樣綿密而頑強。我們用對剖的竹幹為導管，從地勢稍高處，引水到寮邊。傍晚舀水沐浴，一股冰涼的感覺滲入骨髓，轉成意識，恍惚間使人擁有與山林等同的氣質與體溫。

吃過晚飯，母親在洗衣，父親在磨刀。我們或者啖食寮邊敲落的蓮霧、木瓜、龍眼，或者把玩那收音不良的啦唧窩；或者默然而坐，在飄搖的燈燄中，品味山林的騷動：澗水摩過岩壁，投入險湍，倉皇滑向長滿水草的淺灘。

清晨搬出矮凳，坐在簷下，就著逐漸發白的天光看報，半小時之間，視線由模糊轉為清明，紙上的鉛字就像沉埋多年的碑文，經過清水洗滌而逐一浮現。三十尺外，一匹潔白的瀑布，懸在石壁，嘩嘩的水聲，伴奏著繁複的鳥噪蟲鳴。

山裡的日子，像跌落的竹葉，在地上靜靜堆積，然後悄悄腐化為土、分解為泥。整天在山徑竹叢間勞動，身體裡面始終存蓄著各種痠疼的感覺，尤其是與筍擔周旋的肩膀、與山勢抗衡的小腿，更是深刻明確。可是精神並不萎靡。輕微的痠疼好像某種藥酒，足以爽身提神。

清晨坐在簷下讀報，心思特別靈敏。在山裡勞動筋骨，所見無非鳥蟲草木，眼睛渴念的反而是文字。每天讀報，讀的自然是一些舊報。渡水翻山，來筍寮長住，行囊中除了米菜與刀斧，就是這堆可供包紮鋪蓋的舊報紙。好在山中有節氣而無甲子，所謂時間觀念是草木的消長、天地的明暗，而非何年何月幾點幾分。去「時」而看「事」，反而能看到所謂時事的本質。在鳥蟲環伺下，對文字更加敏感，讀著舊報卻彷彿讀著新詩。

十、留一方心田

葉涵

在生活裏，有太多匆促的腳步走過，喧鬧的聲音響起，不由得令我們緊張；我們熱烈投入，也不免疲乏至極。此時，但願能為自己留一方心田，以供休憩。

是的，有一方心田，好讓美善長駐，單純久留。因著無求，它是寫意的，無所罣礙，映現了世間和煦的愛，縣密的情，使人生也增添了溫熱，不再感到炎涼。

一方心田，當宜於播撒良善的種子，讓每一個美好的念頭都能在此植根，誠於中，形於外，發而為嘉言善行，必然可以影響我們的周遭，也帶動別人走向和諧、喜樂。

一方心田，它靜謐而又平和，正足以過濾生活的雜質，得到淨化。讓挫折遠去，哀傷被遺忘，我們又可以仰望陽光的照臨，重尋勇氣，再次出發。

一方心田，有仁厚，也有同情，我們才能面對人世的滄桑。明知它有缺憾，而依然願意包容；以悲憫的心看待，自然多了一分體諒。怨尤無從生，一切也雲淡風輕了。

王維在〈竹里館〉一詩中寫著：「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婉約空靈，呈現了安寧無爭的心境，其間的遠邃和灑脫，令我們羨慕。

我更愛的是熊孺登在〈送僧〉詩裏的：「雲心自向深山去，何處靈山不是歸？」啊，願我們的心田澄澈，如同雲朵一般，自在飛越群山，隨處可以依附，也正因為這樣，還有那兒的靈山不能歸棲、寄身呢？不知你讀來，是否也會覺得禪機雅趣，耐人尋味？我獨愛它境界的出塵，一無沾染，這般地高潔，不流於凡俗，卻又幾人能夠呢？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留一方心田，可以沉潛於山水的清音，可以永保赤子的情懷。那麼，有一天，當苦難來到，就更能堅強地面對，並帶著一點寬厚的心情。年華易逝人易老，這就是人生。然而，不管我們曾遭遇了什麼，我們都要在心田裏長懷感恩。順境，固然值得慶幸；逆境，也必然有其旨意，讓我們學習、頓悟，從而大有所得。

我喜歡雨，無論什麼季節的雨，我都喜歡。她給我的形象和記憶，永遠是美的。

春天，樹葉開始閃出黃青，花苞輕輕地在風中擺動，似乎還帶著一種冬天的昏黃。可是只要經過一場春雨的洗淋，那種顏色和神態是難以想像的。每一棵樹彷彿都睜開特別明亮的眼睛，樹枝的手臂也頓時柔軟了，而那萌發的葉子，簡直就起伏著一層綠茵茵的波浪。水珠子從花苞裡滴下來，比少女的眼淚還嬌媚。半空中似乎總掛著透明的水霧的絲簾，牽動著陽光的彩棱鏡。這時，整個大地是美麗的，小草似乎像復甦的蚯蚓一樣翻動，發出一種春天才能聽到的沙沙聲。呼吸變得暢快，空氣裡像有無數芳甜的果子，在誘惑著鼻子和嘴脣。真的，只有這一場雨，才完全驅走了冬天，才使世界改變了姿容。

而夏天，就更是別有一番風情了。夏天的雨也有夏天的性格，熱烈而又粗獷。天上聚集幾朵烏雲，有時連一點雷的預告也沒有，當你還來不及思索，豆粒般的雨點就打來。可這時雨也並不可怕，因為你渾身的毛孔都熱得張開了嘴，巴望著那清涼的甘露。打傘，戴斗笠固然能保持住身上的乾淨。可光頭澆，洗個雨澡卻更有滋味，只是淋濕的頭髮、額頭、睫毛滴著水，擋著眼睛的視線，耳朵也有些癢癢的。這時，你會更喜歡一切。如果說，春雨給大地披上美麗的衣裳，而經過幾場夏天的透雨的澆灌，大地就以自己的豐滿而展示它全部的誘惑了。一切都毫不掩飾地敞開了。花朵怒放著，樹葉鼓著漿汁，數不清的雜草爭先恐後地成長，暑氣被一片綠的海綿吸收著。而荷葉鋪滿了河面，迫不及待地等待著雨點和遠方的蟬聲，近處的蛙鼓一起奏起了夏天的雨的交響曲。

當田野上染上一層金黃，各種各樣的果實搖著鈴鐺的時候，雨，似乎也像出嫁生了孩子的母親，顯得端莊而又沉思了。這時候，雨不大出門。田野上幾乎總是金黃的太陽。也許，人們都忘記了雨。成熟的莊稼地等待收割，金燦燦的種子需要曬乾，甚至紅透了的山果也希望最後的曬甜。忽然，在一個夜晚，窗玻璃上發出了響聲，那是雨，是使人靜謐，使人懷想，使人動情的秋雨啊！天空是暗的，但雨卻閃著光；田野是靜的，但雨在傾訴著。頓時，你會產生一脈悠遠的情思。也許，在人們勞累了一個春夏，在收穫已經在大門口的時候，多麼需要安靜和沉思啊！雨變得更輕，也更深情了，水聲在屋簷下，水花在窗玻璃上，會陪伴著你的夜夢。如果你懷著那種快樂感的話，那白天的秋雨也不會使人厭煩。你只會感到更高邈、深遠，並讓淒冷的雨滴，去純淨你的靈魂，而且一定會遙望到在一場秋雨後將出現一個更淨美、開闊的大地。

十二、河宴

鍾怡雯

12

我就這樣在河邊住下來了。小小的聚落濃密的樹木，這是一個陌生的國度。空氣吸收了水氣和草葉的淡香，瀰漫著薄荷的清涼。時間過得極慢，每分鐘都粘手粘腳的，像節拍過緩的音樂。沒有人問我來自何方，尋找什麼。他們缺少人性追根究柢的好奇因子。於是我像一顆疲倦的塵埃，悄悄降落。

屋主是獨居守寡的老婦，和善、沈默，似一塊泡在歲月裡的活化石。嚴重的重聽使她嘴角一直懸著謙和的微笑，像為無法與人順利溝通而抱歉著。

正門一方褪紅的「春」字倒掛，每一天都過年似的。一對門神也永遠不肯退堂，說什麼也要守著破舊的老窩。鼠輩不時出沒，也許是走廊貼的「老鼠嫁女」年畫作祟，牠們便也子子孫孫永久保用，瓜瓞綿綿的繁生。這是一片安靜的土地。

夜晚對面的那座山側身入睡，懷抱一大疊聚落從不輕易流傳的祕密。流水像壯士低啞的喉音，無人能解的符咒，承載聚落人事的興盛和沒落。沒有人的故事，河不過是個地理名辭，當人們因它而牽動了生命的繩索，它便也懂得悲歡離合。

這河的相貌十分奇特，大概是瞌睡蟲趁老天爺動工時和祂開玩笑，把原是筆直修長的身段橫腰一轉，彎成彆扭的傢伙。上半段的水流很湍急，那是莽漢呼天喝地的命令，強狠、有力，不容違逆。到了下游，它的氣餒弱了，像曾經馳騁沙場，殺人不眨眼的遲暮將軍。

河總讓我想起女媧。她母性的創造使莽荒的地球復活，不毛的野地開花，適足以令乾癟的枯枝冒芽。那微佻的身影在河畔獨坐，河水與泥土揉成她的理想。那投入而專注的模樣，宛然狂熱的藝術家。當活蹦亂跳的生命從她粗糙的雙手成形，緊閉的嘴角不自覺綻開笑花。太陽都疲累了，她還興致勃勃得請它再照明一下，淋漓旺盛的生命力，像永不停流的河。

當我腳步蹣跚，臉上積滿旅次的倦怠，如長途跋涉的苦行僧般來到聚落的交叉口時，榕樹下群集的老人正人手一把蒲葵扇，慷慨放言。下棋的倒氣定神閒，江山只在舉手之間。人生的許多決定，也不過是意念電光之閃，輕重衡量常是偶然。一如我短暫的停駐，完全是本能的直覺，和五臟如焚的神農氏嚼了芬芳的綠葉而得救，不期然結下的茶緣一般。

一個人能傾聽，不但能保持寧靜、寬容的心境，也能發現我們所生活的環境中，那許許多多不同的聲音，竟是如此的奇妙！所以我們可以如同面前有一杯熱茶在傾聽。或如同在熙攘、擁擠、爭先恐後的街頭在傾聽。或如同在肅穆的廳堂中，目光隨同樂團指揮的手起落、飛舞……在傾聽。那時候我們會突然感覺傾聽是很悠然的、自由的；因為自己是置身在棋局之外，舞臺之下。

世上的聲音，不一定全是悅耳動聽的聲音；有使人陶醉的樂音，有大自然的天籟，也有使人煩厭的噪音；因此我們有時候會竭誠的歡迎，而有時候卻會無奈的惱怒。不管我們的態度如何，週遭一切的聲音，美好的、吵雜的，仍會一波一波的湧來，如果自己能聆賞的傾聽，那就會使心靈有如岩礁般的堅穩，無視浪花洶湧的撲擊。

大街川流不息的車輛，只是城市的一種呼吸。機械的震動，只是新時代在邁開沉重的腳步。然後，我們不再憤怒了，甚至會冷靜的收斂起易犯的喋喋；不再去嫉妒、燙傷別人，不再炫耀本身光彩的羽毛，因為傾聽也會產生一種關懷，使得敵意消失。

靈巧活潑的兔子，會常常豎著耳朵傾聽風吹草動，但牠的眼中流露分辨卻沒有驚懼，同時卻令牠的反應變得更敏捷，跳躍更快速。人倘若學會兔子的傾聽，也許能收穫更多。

人在年輕的時候，常有很多傾聽的機會，往往都沒有珍惜，還有些個性固執的人，偏偏採取一種抗拒或排斥的態度；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因為傾聽的開始，雖是一份感情的開始，而傾聽的結束，卻要一份理智的抉擇。

假使我們能在一個寂靜的夜晚，回顧一些過去的歲月；耳畔不難迴旋童年時父母反反覆覆的叮嚀，乏味而沉悶的約束話語，那時究竟能聽進多少，實在是一項疑問。一直等到若干年後，才恍然過去並沒有專注的傾聽，因為居然把其中溫馨的愛遺漏了。

當我們在課堂上傾聽的時刻，我們總是期求所有師長都具備滔滔的言辭、機智、幽默的教學技巧，然而那樣的人畢竟不多；要是謹記本身求知的責任，也能欣賞師長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才華，那失去的就會很少。

世上最好聽的是甜言蜜語，最不好聽的是諍言；倘若我們都能微笑的傾聽，便是一種成熟。

山上，一入夜就變得死寂了。點起燈盞，閤上窗簾，伏在桌上或讀書或寫字，就全看自己高興了。

山夜深而且黑，窗外是寂靜、空曠的世界，寧靜而樸素的夜晚，除非想啜一片冰涼的月光，或者飲一飲清涼的野風；有時也怕在暗裡，不慎踩到出外貪涼的遊蛇，因此多半是不出門了。

臨窗伏在案頭，總覺有事。只隔一道玻璃，鳥鳴不斷。荒山的夜，當然不可能有鳥兒在這個時候叫得起勁，依鳴聲和常理推測，那麼當是蛙類了。叫得似鳥一般的蛙類，又應當是斯文豪氏蛙了。斯文豪氏蛙隱密、害差，不易被發現，喜歡棲息在溪谷、山澗或小瀑布等水邊，白天單獨躲在岩穴或洞中鳴叫；晚上單獨出現在洞口或溪石悄然覓食，至於為什麼會出現在我的居所附近，也可以推測因由吧。光點在全黑的山裡，引來各種蟲豸飛蛾，食物的誘引是重要的因素了。

每天一入夜，就聽到鳴聲悠悠，斯文豪氏蛙叫得像鳥一般，輕輕細細，像一隻瘦質娉婷的鶯亞科或繡眼科的鳥類。那感覺就在窗邊，我在屋裡，牠在屋外，我仔細聽著牠的聲音，隔著玻璃牠也知道另一頭的我嗎？認識和了解另一種生物是應該的，所有的生命都應該在了解和尊重中共同展現，是我，就希望有一張桌子，安靜的讓我讀書寫字；是牠，就希望有一片無慮的空間，自在的讓牠棲止跳躍；我們隔窗而據，每天一入夜，點起燈盞，牠的鳴聲就在窗邊伴著我讀書、寫字。

因為期待牠的聲音，所以就這樣隱密的保持著現狀，不敢相擾。有一天晚上八時許，出外晾衣服，啊，果然看到牠，小小巧巧，靜謐的臥在窗臺上享受山夜。背部是草色的綠，體側夾褐，前後肢微帶斑紋，青蛙王子果真在我窗臺上蟄伏著，我輕輕離開，回去坐在窗戶的另一邊，如果給個特寫，玻璃這頭和玻璃那頭，山居的生活又多一重美麗的經驗。

後來，不意在自日裡和牠相見，一早牠急急隱入窗下掩蔽，我掀開雜物，牠就伏在當中。細細看牠一眼，牠的溫度永遠比暑熱低涼，輕輕蓋上讓牠重回原處，空間轉暗，暗處或許也象徵一分安全。

住在山上周遭生物不斷，昆蟲兩棲之屬常在身邊，長腳赤蛙就常在我的室內左跳右跳，一時半時的成了共存的室友；牠遠遠潛在我腳下一隅，研判我的行止，而後決定自己的動向。

十五、一滴水在大海

王昊天

15

雪山上融化的雪水，帶著玉潔冰清透徹萬分的天性，源源不斷的流向山腳，流向更遙遠的大海。中間的路途崎嶇坎坷，希望好像隨時會因這長途的跋涉，稍有不定，就變得遙遙不可期望。

也許路程，真的實在太長太辛苦了，雪水中有的水滴，便留在了森林的沼澤中，有的留在世俗的井底之中，有的貪婪的依在湖泊的懷抱裡，裹足不肯再邁出一步，而只有少數的水滴依然堅持著奔向大海，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春天的陽光，格外明媚。雪水在沿著山崖盡情的傾灑中，有一滴水，忽然想躺在舒適的山石上，稍稍享受一下日光，看一看周圍七彩絢麗的花朵。最頑皮幼小的水滴，便用力一躍，如願以償的跳在了旁邊的山石上。

正在他得意忘形的欣賞景致時，忽然發覺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小，他突然意識到，生命面對消失的危險，剛想要返回水流，但已經沒有躍身之力。這時，雨神看到了這個小小生命的思索，慈悲的說：「哎，真是頑皮，貪玩。偉大的志向，差點因此而斷送。」雨神慈祥的揮了揮手，便賜還了他的生命。

小水滴從魂不守舍中驚醒過來，趕忙跳入水流，繼續他的行程。深刻的教訓，使他再不敢貪戀世俗的美色，專心致志的跟隨著雪水的匯流。

漸漸的小水滴發現，長年累月的流淌中，他們和不同的水源匯成一條寬闊無比的大河，陣容非常的強撼，涵蘊巨大的威懾力。大地萬物的眾多生命，看到他們的精神面貌，紛紛都不由自主的產生了敬仰和畏懼。

經過萬般的艱辛坎坷，當小水滴穿越世俗的包羅萬象，堅定的隨著不同源頭的雪水，終於到達大海，彼此溶為一體時，那壯觀無比，遼遠非常的偉大奇蹟，使他最終明白了：要想讓生命永遠不消失，乾涸，就要把僅有的生命力量，溶在整體的水流中。

也是在到達這一步時，小水滴發現，他自我的意識已經非常的淡泊，確切的說，已經沒有了自我表現的觀念。在逐漸的匯聚過程中，一滴水的生命，因為整體力量的匯聚，獲得巨大的生命提升，從而真正的保障了生命的永恆價值，以及存在的真實意義。

十六、發現池塘

劉克襄

秋末，一個晴朗而微風徐徐的早晨，從住家後面的窗口望出去，山坡上五節芒紅褐的花穗已全然盛開。前幾日，這塊荒原來了一隻紅尾伯勞亞成鳥，讓我興奮了好一陣，每天早上都會朝那兒搜尋，仔細地瞧這隻紅尾伯勞的一舉一動。但我已經有兩天未看到，心裡頗感納悶，於是決定翻過公寓旁的相思林小山，到更內山的地方去找牠。

我曾背孩子攀登不少近郊的大山，這座小山卻始終未帶他們來爬，因為它的林相較隱密，山徑又窄，蚊蟲非常多。

小山入口有一棵一人抱的香楠，從許多野桐、水金京與白匏子中赫然冒出，十分搶眼。孩子看到它時，都會想起龍貓裡那棵大楠樹。它當然沒有那麼巨大。不過，像這樣高壯的樹，目前在臺北市區已不容易找到了。

山徑裡也有附近山區少見的蓊鬱森林與密不見天日的景象。上個月，在林子的外圍，我曾看到一隻鳳頭蒼鷹被鳥秋追擊。所以特別注意林空中的任何動靜。惟只聽到一兩聲綠繡眼的鳴啼，連鶉科都沒有，這樣的結果是頗讓人失望的。

很快抵達山頂，沿著山的稜線，小山路岔分成兩三條。只有一條較為明顯。我試著走那些快被荒草覆沒的，準備直接切到小山另一邊的山腳。相信那隻紅尾伯勞很可能棲息在那兒。然而，我很快就遇到蜘蛛網與飛蚊的困擾，不一會就放棄這個冒失而莽撞的計畫。

我乖乖地走回那條明顯沿著稜線的小山路。沒多久，再遇一岔路。朝下坡的一條路走下去，突然看到腳前不遠處有一巨大的黑色水管。敏感地止步細看，赫然是一條兩公尺以上的臭青公，身子最粗的部分有我的手腕大。

正待取出望遠鏡觀察，牠開始吐蛇信，緩緩地爬離小路，鑽入旁邊基部焦黑的刺竹林裡。刺竹林大概是枯乾甚久，也可能是這條臭青公太重，爬過時竟咯咯作響。

這麼大的臭青公，吃什麼才能果腹呢？以牠的身材，吞下一隻珠頸鳩絕對是沒有問題的。突然間，有東西落在頭上，從地上撿起，是成熟的水同木（豬母乳）果實。放入口袋準備帶回去給孩子辨識。

大兒子奉一應該還記得，上一次和我去福山植物園時，曾經在林子裡摘過一些刺莓，吃得滿手都是紅漬。

水同木是中藥的上材，就不知是否可食？我嘗過一顆，成熟的，有點甜。

走出山路，眼前豁然開朗，越過數畝小菜畦後，正是想要抵達的目的。不過，開展在眼前的居然是一座百來平方公尺，四周碧綠如畫境的池塘。

春花忙著綻放，春霧忙著湧動，而春天的林野呀！也並不是閒著玩的，它也是在忙碌著，忙著釀造新綠。對於大地來說，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經過秋的折騰和冬的蹂躪之後，去年的青綠已經憔悴得不成樣子，要是沒有新綠來飼餵，大地將會極度饑餓。

釀造翠綠的責任，是由原野上所有的草草木木來承擔的，在這個時候，可以看得出的是，沒有那一根枝柯或是那一莖葉肯於偷懶。高山上的紅檜和長街上的古榕，都在忙著為自己塑造一幅翠綠的身軀，就是那路旁的一株小草或是深谷中的一棵野花，也在忙著為自己裝飾一張青翠的容顏，因為它們知道，一個青翠的世界應該是由大家共同來創造的，如果有一條枝柯要偷懶，這個世界就會留下一個枯萎的瘡疤，而這片原野呀！也就無法綠得純真，無法綠得徹底。

就因為如此，所以當大地上的林木們忙著釀造青翠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一群群焦灼的芽兒們，站在枝頭上不停地跳躍著，想盡了辦法使自己那段黃嫩的過程緊縮得短短的，很快的便成為一片充滿活力、充滿生機的綠葉。且洋溢著一股滿足的愉悅，滿足於自己終於能在這片青翠的原野上擔當了一個釀造翠綠的角色。我曾經去觀察一個嫩芽如何成為一片綠葉，這其間，細柔的葉脈便成為一種重要的動力，因它那尖尖的觸鬚，蚯蚓鬆土般的，在高低不平的葉面上鑽動著，沒出幾天，一片綠葉便形成了。

如果在所有的草木們都忙著釀造翠綠的日子裡跑到原野上靜靜諦聽的話，便可清楚的聽到芽葉兒生長的聲音，沙沙！沙沙！響個不停。甚至連樹枝和草莖生長的聲音也可以聽得出來。當然，這個時候，被深埋在地層下面的那些根鬚，一定也是不會袖手旁觀的，一定也會開始它們的鑽探，因為，對於它們來說，鑽探就是生活。

就這樣，在所有的林木所有的花草共同的努力下，濃濃的青翠便以一種澆潑的姿勢綠了過來，一直綠向漫漫天涯，於是，一個新的綠野便告誕生。在我的觀察下，總覺得，這種濃濃的青翠不但染綠了原野，也染綠了一些日子。

當我面對著這浩浩綠野時，就會回憶起這片翠綠在成長的那段艱苦過程。因為那個肅殺的冬天，通常是不大捨得放棄這片原野的，在青嫩的翠綠追趕之下，有時候它放棄了一片山林，卻又去固守住另外一片田野，當它連那片田野也守不住了時，也會跑到一棵青楓上去賴上幾天，因此，為了驅逐這個頑強的冬天，這些翠綠一直就不斷的追撞，直到冬的影子消失之後才肯停歇下來，迎接濃蔭遍野、蟬聲高唱的夏天。

去年夏天，手臂後側碰黑了一大片。那一大圈黑紫色暴露在袖緣，像個深不可測的黑洞，分外招人眼光，任何人見了都從眼神發出驚呼，讚嘆其色澤之深沉耀目。或許這些讚美滋養了牠無可救藥的虛榮，增長了牠的自戀。拖了兩個星期，牠像小妖一樣玩起變色的遊戲，有時黑紫黑藍，有時則黑綠黑紅，萬變不離其宗，主色調仍然是詭譎的黑。我看牠沒有離我而去的意思，就準備讓出那片皮膚給牠寄居，善待牠像身上的一顆痣或一塊胎記。

那瘀倒也學會搬演萬種風情。在明亮的光線下，牠黑中暈青、透點紫藍、四周微滲珊瑚紅的妖冶色相，分明可媲美川端筆下那枚落在杯沿誘人的脣印。黑暗中，牠則隱去了光華，搖身一變而為鬼氣森森的黑眼，不懷好意的窺探這光怪陸離的花花世界。

從小我就習慣了受傷。受傷的方式千百種，然而歸納起來，不外乎流血的、不流血的，或者僅止於破皮露點粉嫩肉色的。受傷的原因也不勝枚舉，不過仔細尋繹，也只有一个：心不在焉。受了傷還滿心歡喜，直呼跌得高明跌得好的，是國小六年級那唯一的一次。

那是個晚霞滿天，色彩錯亂的黃昏。屋子裡的悶熱讓才學會爬的小弟啼哭不斷。從北部南下探小孫子的爺爺因為舟車勞頓在閉目養神。我抱著小弟在屋後的草地晃盪，小弟的哭聲方歇，安靜的空間才騰出來，我那好玩成性的心魔便吆喝著不安於室的神志出竅——我想，多半是相邀看晚霞的演出去了。一個踉蹌，我往前一撲，意識裡蹦出的第一個念頭是：小弟絕對不容任何損傷！於是我左腳的大拇指便當仁不讓的，向前面那塊崩了一角且奇醜無比的大石頭，獻出了它第一次熱血沸騰的激情擁抱。痛的感覺一陣一陣往上沖，心臟一寸一寸縮小，低頭一看，腳指頭戴了一頂俏皮的豔紅小帽，傷口齜牙咧嘴對我笑，鮮血在快樂的唱著雄壯的進行曲。

但是我聽到自己的歡呼，還好，還好，小弟沒事，阿彌陀佛！小鬼還當剛才那驚心動魄的一摔是我和他鬧著玩，正咧嘴露出「無齒」的笑，眼角猶餘一顆晶瑩閃爍的快樂，在我看來是幸災樂禍的淚光。他這帶淚的微笑真是我當下心情千真萬確的寫照，誰也看不出我痛不欲生的淚光裡頭，開放著一朵慶幸的小花。要是小弟這命根子損了點皮毛，我要接受的懲罰又豈止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指頭之傷？

那條運河，久久地凝滯著，在我的小屋的門前。

也許流過去的是日子；是挖泥船劃開的，黑色的水痕；是燈光一那時辰，每個人都知道黃昏已經起程了，燈光像趕著的羊羣似的，蜎集到運河的那一端去。還有笑語和人聲也結著伴渡過去。於是小屋的周遭開始寧靜下來，從白晝光影的世界中靜靜地退却。

河的對岸是能夠同時容納太陽和月亮的，他們都說，那兒是夜市。

風從外港悄悄地湧了進來，帶著清沁的鹹味，一種和泥土相同的氣息。港邊，水面被護木塞滿了。那是斷了的陸地的鏈索，互相拉牽，拍擊，深深地嘆息。一羣水手們忙著把鐵錨拴到石墩上，然後，像吹動口哨一般靈巧地，跳到岸上去。白色的帽子劃開暮靄，由一片黝暗到另一片；他們匆匆地穿過夜街一夜的街，那單調的調色板，為這偶然純白的一筆，遽然顯示出隱隱的，生命的蠕動。

夜市開始了。晚潮不停地上漲著，而夜市已經開始了。夜，是行將被淹沒的，小小的防波堤。

一個滿臉黑鬚的漢子，挺著風暴一般強勁的身軀，向街心冒著熱氣的擔子走過去。望著那賣魚丸的小姑娘，他獷野地笑了，露出潔白的牙齒。她彎下身子，那笑容她是熟悉的，她祇低頭數著碗裏的魚丸，灑上醬油，然後又加了一個遞過去，把一份笑容和熱意遞了過去。

燈光更亮了，因為夜更深了。

騎樓下面，小毛毛在母親的背帶裏使勁地哭喊。不知什麼時候，他看見了游來游去的魚羣；那是一個小小的水國，一個四尺見方的白鐵盒子就算是城廓。小孩子們的頭擠得密密的，形成了水國上空黑色的雲朵。他們一勁兒撥著水，幾十隻眼睛都在流動，隨著水中受了驚嚇的小花魚流動。我靜靜地注視著，忘了是什麼時候，也不自覺地蹲了下去，在那捏滿了銅角子的手中放下兩毛錢。

也許每個人的體內都流著賭徒們的血液，我容許自己這樣想。因此我笑了，對不可及的夜空嘲弄著。七月的星野，星子們像夜市般地展現，織女黯然地發著亮光，她讓她藍色的光羽掠過中天的空隙。遠處山峰的痕跡已不能再分辨了。我立在燈下，就是那盞豎立在街邊的路燈，我已站立很久很久了，彷彿一切事物又被重新估定，在這裏，即便是時間，也被醉漢和賭徒們不經意地撒在運河的兩岸，代替的是矇矓，是那凝滯的水流中的漩渦，全然無意識地紛亂著。

當最後一縷霞光點燃黃昏，時間靜靜地流著，流向幽暗的黑夜。教堂的巨影漸漸模糊擴大，漸漸蓋住右面的十字路。而後一切便在黑夜。而後一切便在黑夜的巨掌裡。

路燈下，夜像沒有意義的站卡。

沒有停泊，沒有守候，也並不獨坐沉思，因為生命沒有停泊。當曙光升起明天的第一縷光芒，升起另一個站卡，唉！別盯著那盞在庭院中默默地燃燒的晚燈；別盯著淡淡的光吐成玫瑰色的幽雅。也不一定哼著守塔人那樣的曲調，誰能知道，你脣邊流露著神祕的笑意，流露著聽不見的喜悅。

教堂的鐘聲隱隱響著，路燈昏暗地照落街巷。鐘聲之外，路燈之外，誰知道路程有多遙遠？只是鐘聲隱隱響著，沉厚的密度瀰漫像遙遠的天際，瀰漫於星星閃爍在脣邊點燃一支聖歌；一座玫瑰色燃燒的城；一座靜默的庭院；握環鏽斷的銅門；餵機器齒輪以一寸一寸的光，像蠶般啃食嫩綠的桑葉，沒有可以辨認的自己，沒有莊嚴的意義，而你仍笑著，以破碎得承載不住的聲音笑著，日落之後，無人再去爭論存在，重層的黑暗遮護不了什麼，也孵不出蛋殼裡的一隻雄雞的明日。升起的慾念在心際掙扎，在急旋的方向上，站在此端與彼端都一樣，並不預卜什麼的，路標仍冷冷地指著漫長而單調的路。

寂寞像遠方搖曳的點點村燈，在此渾沌寂靜的夜，並不需以往昔的足音踩響你的喜悅。存在是痛苦，但你很快便會忘記，忘記剎那的悲喜。或者像一顆流星，像凜然自焚的火種，投一生的憂戚於一瞬。或令生命的火種深埋于萬潯之下，於黃昏的夜。而你何嘗知道路標伸向何方？像水泡般的記憶正自心中升起，另一個夢升起，升起必將升起的幻影，升起流星般的憂鬱。

教堂被推向陰影裡，你的思維好比螢火蟲般閃著，閃著一些殘餘的記憶。教堂的燈光幽淡得伸不出矮矮的短短堞垣，伸不出蒼苔蔓延的紅磚石階，讓它躲在夢裡吧，躲在上帝的圍牆裡，等待一隻引領的手。讓一切都尋覓夢之路，但一切都要裸露，一切都很單純。且把自己置入黑暗的透明裡，為什麼也勾繭中蛹的記憶呢？衝破重層的黑色，你便完成另一個屬於飛翔的投生，屬於多彩向光的存在。

光像冷峻的笑聲投射過來，你乃拼命地踐踏自己長長的影子。黑暗裏你已厭倦的心底。

二十一、但願九份永保神韻

王昶雄

我留日時代，曾在東京看過法國名片「望鄉」，至今還記憶猶新。該片背景為非洲阿爾及爾城裡的一角落——卡斯巴，它雖有「逃犯巢穴」之稱，但風光奇佳。台灣的「金都」九份很像卡斯巴的景觀，我熱愛九份的緣故，其實是來自這部影片。

自古以來，黃金一直是人見人愛的法寶，在俗世甚至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哩！九份原本是空曠貧瘠的不毛之地，不適於耕作。清光緒年間，基隆河沙金的出現，揭開了台灣淘金的序幕。這一來，五路的「黃金迷」像風雲際會似的紛紛蜂擁至九份，它在黃金年代，山城裡酒家櫛比，銀樓林立，顯出歌舞昇平，「十年繁華」的盛景。後來因金礦枯竭而歸於蕭條，歷八十年熱鬧的淘金歲月，逐漸步入了淪為廢墟的命運，終於人去樓空，殘垣片片。九份的繁榮與沒落，正顯見一個社會演變的脈絡。

我頭一次來到九份時，當即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因為我從整個小城的呼吸中嗅到一種神祕而幽眇、淒迷而孤寂的氣味。那淅瀝的雨聲，竟也會引人遐思，讓人恍如置身淒美的詩畫中。難怪有人在這兒拍過「悲情城市」，得到國際電影大獎。以後，我的雙腳在這片土地來來往往不知踏過了多少次，對我來說，已有一份羨慕的情感，終於凝聚成我心靈上的寄寓。

九份位於峽谷中的山腰，居民依山面海而居，遠眺藍天碧海，放眼盡是蜿蜒的海岬風光。再加上那屢屢起落的古樸建築，而階梯忽左忽右地彎曲著，塑造了九份特殊的人文景觀，立時也使我聯想到卡斯巴的奇景。我愛九份，也就是愛九份的層層起落的石階和那數不清的曲徑小巷。

這些年來，有些使荒廢的礦區得到生機的訊息。國外大礦業公司探路到九份、台北縣政府計畫興建「礦冶博物館」以及由一批藝術家開闢「藝術村」。然而第一，金礦被挖光的今天，重新開採困難；第二，因種種因素，無法及時實現；第三，構想雖好，但必須企業家當作觀光計畫去辦，藝術圈是辦不到的。

九份四季氤氳瀟灑，山海變化萬千，不止是和風熙日，就是在嚴霜中，仍掩不住迷人的山光水色。特別是煙霧濛濛，細雨紛紛的山景，的確是一幅氣韻十足的南宗畫。

我的最大願望是：與其再現喧鬧的不夜金城，不如永保榮耀後的沈寂樣貌。這是純樸的性靈，也是雋永的神韻，更是磅礴空靈的詩篇。暫借有心人的箴言：眼見九份景物是否不夠美嗎？還要任意斧鑿渾然天成的岩壁，那是毀了永遠無法再現的自然景觀，何不多留一點天然的東西，讓大家甚至下一代多體會、多欣賞呢？人來人去，物換星移，古拙的金城，夢中的卡斯巴，仍峙立在那兒！

二十二、爸爸的眼淚

黃啟秀

只一會兒，爸爸的眼眶又滿含淚水。輕輕的替他擦乾，對著他渙散無神的眼光，一陣酸楚，泫然欲涕！

這一次，爸爸真的有了危險：八十好幾的年紀，發燒到三十八、九度，血壓偏高，心律異常，因頑痰堵塞而呼吸困難；醫生說是肺炎，相當嚴重，要我有心理準備！再為爸爸擦掉眼淚，他閉上眼，似乎因倦極而昏睡，看著他消瘦憔悴的臉，真是百感交集！

第一次在病房伺候爸爸，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爸爸騎腳踏車下班回家途中，被從後面來的摩托車撞倒，頭邊一大灘血，經過急救，幸無腦震盪，但鎖骨斷了，坐骨折了；為了接合骨折，用重力治療，一到夜晚，爸爸承受不了疼痛，號呼不已，但未曾掉過眼淚。就這樣在醫院住了半個月，因為爸爸的身體硬朗，恢復得快，我雖然辛苦，心裡卻充滿希望。其後爸爸有三次開刀的紀錄，兩次因為疝氣，一次為了攝護腺，三、五天就出院了，我根本也不太在意。一直到去年十月上旬，爸爸突然暈倒跌坐地上，血壓劇升，急送診治，卻意外的診斷出令人黯然的結果——爸爸患了老人癡呆症，一種病因既未全明，目前又無藥可治的病！

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我們只有更耐心盡力的照顧他，可是，很明顯的，爸爸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原來還可以工筆楷書寫日記痛罵我不孝，原來還可以繞四百公尺的運動場散步兩圈，原來還可以自己飲食如廁沐浴的，漸漸的：字跡模糊了，筆也拿不穩了，起坐無力，寸步難移，甚至日夜顛倒，神智不清，我們已經全然無法照顧了。幾經打聽，在爸爸神智還清楚而願意接受的前提下，送他到一家有專業人員設施的養護中心去，希望有較妥善的照顧，也希望奇蹟出現，隨時有治病的特效藥發明！

而現在，爸爸躺在病床上，鼻孔插了鼻胃管、氧氣管，不停的注射葡萄糖、抗生素，有一處褥瘡的皮膚已接近壞死，轉側艱難。經過了兩天危險期，肺炎病情算是穩定下來了；但大部分時間，爸爸恍如是在另一個世界，對圍在病床周圍的子孫視若無睹；略為清醒時，又對自己「任人擺布」以致完全失去尊嚴表示不滿，而經常因表達不出自己的意思噙著淚水。我們也因為猜不出他的心意而惶然失措，只能不停的把爸爸的眼淚擦去，雖然明知怎麼也擦拭不掉他深沉的悲痛！

二十三、遇見一棵哀愁的樹

蘇國書

冬天的夜晚下著寒雨，我撐把大黑傘沿著河堤走回家。經過一棟破房子時，在路燈黯淡的照映下，看見屋旁有一棵樹，雨水沿著枝葉流瀉，好像正默默的流淚。

兩三天後的黃昏，我散步到這裡。附近的環河道路即將擴張，許多違章建築都要拆除，住戶早已搬遷一空，只留下一大堆報廢的廚櫃、桌椅和床墊。一路走來，看不到半個人，但見地上好多紙屑隨風盤旋、游移，感覺格外的荒涼寂寥。

白晝已遠，黑夜將臨，應該要進入溫柔的時段了吧？

那個雨夜邂逅的樹還在，仍然垂頭喪氣。那是一棵刺桐，枝桠細瘦、樹葉稀疏，一副不討人喜愛的模樣。我走近察看，發覺樹的主幹曾經被人攔腰砍斷，留下碗大的傷痕，後來，許多側芽從傷口旁邊萌發，挺長成新枝，宛如一隻隻捧著傷痛的臂膀。

這棵樹的傷口雖已痊癒，但年輪卻清楚浮現。一圈圈不規則的同心圓，色澤有深有淺，裡頭收錄了樹的生長訊息。豐沛的春雨讓樹木快速成長，鑲成了寬廣的土黃色環紋，至於那細窄的咖啡色環紋，想必是夏天缺水，或冬季苦寒所留下的痕跡吧！這些，都是歲月的刻痕，而不同於繁花綠葉，只是輕描淡寫的季節落款。

除了年輪提供的消息以外，或許還可以想像一些昔日的浮光掠影，雄雞站在樹的傷口上啼鳴，小狗抬腿在樹身撒尿，老爹枕著舊夢在樹下午睡，男人醉酒靠著樹幹嘔吐，少婦數著落花回想初嫁情景，女孩藏身樹後等待情人……這些，樹還記得吧？

於是，沾染了人間氣息之後，樹也藏納了世間的悲喜，與人共有一些風雨與陽光，只不過，到頭來終究被遺棄了。

或許樹也知道，所以才會在那個雨夜默默流淚，作著剛剛萌芽破土的夢吧！

是不是這個無情的城市裡，瀰漫著太多無奈？人們追逐潮流滿足物欲，製造問題再一一丟棄。連一棵不會逃跑，不懂背叛的樹都丟棄了，那還有甚麼不能丟的？衣服、家具、貓狗、戀人、愛情，管他舊愛或新歡！只是，為什麼愈丟愈寂寞，愈過愈艱辛呢？

這是一個溫柔的黃昏，連哀傷也是溫柔輕淺的，可是我卻彷彿回到幾天前的那個雨夜，撐著大黑傘走過河堤，驚見一棵樹的悲愁。我真希望人間還有魔法，只要聳聳肩、眨眨眼，就讓這棵樹消失在夜裡雨裡，每片樹葉都變成天上的星星，每朵都來不及開放的花，都化成照亮黑暗城市的燈火……

我家擁有兩盆曇花，枝葉都很茂密，前些時忽然發現它那不規則的厚葉上有蟲蛀的現象，且有點泛黃，正擔心它的健康，要給它噴蟲藥施肥，兩天前澆水時，竟在葉底出現了兩朵小小的蓓蕾，使我感到意外的驚喜。以往我的兩盆曇花都是各開一朵，也有時會同時開放，蔚為奇觀，但一株同時開出兩朵，還是很稀有的現象。

我雖然密切地注意著這兩朵棕色的蓓蕾，但仍然不知道它在甚麼時候由一個小指那麼大，長成了五寸長的體積。今天下午，當我再注視它的時候，發現包在外面的那幾片棕色的花瓣已經倒捲，裏面的雪白的嫩瓣已微微開啟。根據經驗，這是含苞待放的時刻了。家人立刻緊張起來，將花盆由院中移到客廳的桌子上，有人建議要請朋友來觀賞，我則覺得若請一些俗客來圍觀，倒不如讓它悄悄地綻開，再靜靜地謝去，讓它那片刻寶貴的生命得到安詳與寧謐，而且曇花綻開的時候都挑在夜晚，似乎是有意逃避白天的煩囂的，所以無論鴻儒與白丁我都沒有邀請，只靜靜地將這盆曇花擺在桌子上，在唱機中放上柴可夫斯基憂鬱的《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然後泡一杯苦茗，靜候它綻放著。

每一次我都想看看曇花開放的情形，似多因事耽誤了，這次我決心要看看它開放，於是我拿著茶杯守在旁邊凝視著它，看著那飽滿待放的花苞，心頭忽然充滿了生命的神奇的感覺。

想到生命的短促與珍貴，一朵曇花由盛開到枯萎，它的美麗的生命不過是兩三小時，所謂「曇花一現」，生命真是何其短促。惟其短促，也才更顯得珍貴。但這短短的「一現」，雖然只有兩個小時，但比起人一生到底有什麼不同，頗使我感到惶然，頒佈十誡的摩西在詩篇中對人生感嘆說：「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在摩西的時代，人活七十歲很普通，但今天人的平均壽命，我想一定達不到七十歲，「轉眼成空」，與「一現」的曇花，又有何分別，若空空活了七十年，回憶起來都是蒼白貧乏的歲月，還遠不如曇花在一瞬中綻放出生命的芳香，將它的美麗貢獻給人，反能在人的記憶中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呢！曇花將它全部的生命濃縮成兩個短短的小時，璀璨奇麗地盛開在人間，我想它綻放的一刻，已與永恆連接為一體，成為永生的一部分了。於是我忽然憬悟到人的生命也不在乎歲月的長短，而在乎人的生命是否在短暫的時間中吐露出人性的芳香，散發出人性的光輝，照耀千古，與宇宙並存，同日月爭輝。

我默想著生命的意義，期待著兩朵新生命的誕生，我悠然的神情逐漸嚴肅起來，當我再抬頭看那盆曇花時，兩朵潔白馥郁的新生命，不知甚麼時候已經悄悄璨開在我面前了。

只要是肯於凝神去諦聽就可以懂得萬物的語言。像我剛才就是，我僅在那個山腳下作了一次短暫的佇立，各種的聲音便已盈耳。

首先聽到的，是在我們身邊不遠處樹底下那幾棵小草的聲音。它們說當它們在樹底下付出相當的忍耐之後，再也不打算懼怕那棵樹的巨大身軀了。它們為了自己的成長和健壯，將要把它們的枝葉自樹底下伸探出來，以便吸納更多的陽光和雨露。它們也將把它們的根鬚在地下作更深遠的鑽鑿，以便吸納更多的水分和營養。

一條小溪自遠處匆匆走過，我也聽到了來自小溪上的萍葉的聲音。那聲音中充滿了哀怨和悲傷，萍葉們一直都在抱怨著小溪為什麼走的那麼匆匆，為什麼不給它們一個駐足的機會，好讓它們有所喘息，有所休養。

時序才剛剛邁入秋季，一群群的葉子們便開始計議著它們對付隆冬欺凌的方法。它們已經決定，將要盡全力來維護它們的枝頭，因為枝頭就是它們的陣地，枝頭就是它們的家，它們的子孫將要在這裡一代代的接續著它們的歷史。葉子們說，萬一它們抵擋不了嚴冬的侵襲，它們將要新生一代的芽兒們接著奮戰下去，直到把冬攆走。

在南山的峭壁間緊緊抓住那塊大石頭的一塊枯木，也耐不住沉默了。我看到，當一群遊客從它的山下走過時，其中的幾個曾經對這塊枯木投以輕視的眼色。那棵枯木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最慣於察言觀色。它已經知道哪幾個遊客對它投以輕視眼神的原因，因此，它便對著它們喋喋了起來。它說。旅人哪，不必以這種眼神看我，我枯禿的身貌並沒有什麼醜陋，我是代表一種成熟，一種完美。看到沒有？擁簇在我前後左右的這些樹棵們，都是我的子子孫孫。旅人哪！你們攀爬到這山上來，不是為了捕捉風景嗎？該知道，我就是風景的締造者嗎？

又是一陣笑語自山中飄了過來，可能是山說的，也可能是谷說的澗說的。它們說給風聽，它們說風是很傻的，說風為什麼老是扭曲哪些炊煙呢？為什麼老是要去掀皺那些平靜的水面呢？為什麼老是要去追趕那些雲呢？結果怎麼樣，沒有一縷炊煙會被風所吹斷，沒有一塊水面永遠是皺著的，而曾經被追趕過的雲，也沒有一塊會迷失方向的。

我在很久很久就懂得諦聽了。記得當我要離開那片土地的那一年，我站在一處擠滿了人群的海灘上，就清清楚楚的聽到背後的那一群山的抽泣，哭訴這要我不離開。這多少年以來，我也一直在聽到那一群山對我呼喚，呼喚這我的名字，要我早一兒回去。

二十六、什麼時候天才會亮呢？

蕭蕭

隨著父親種田這麼二、三十年，真的很少看見父親拿什麼收成去換錢。稻穀收進穀倉裡——最早我們家有一個大錢櫃，曾祖父時代是用來放寶物的，但在我記憶中一直是存放稻穀的地方，錢櫃腐朽以後，改用布袋盛裝，堆疊在牆腳。室外還有一個圓形的穀倉，但鼠輩經年盤踞，剝落已極，且容積量頗大，我們三分田地的收穫量置入其中，顯得十分寒酸，早已捨置不用。這些稻穀，通常每隔二、三十天，父親會挑那麼一擔到碾米廠碾成白米，這是我們每日的主糧，其餘會有一大部分雇請牛車送往農會，繳納地租、賦稅、水利費。剩下來沒多少，村裡的雜貨店頭家、理髮店師父，都會陸續來拿取一些，半年來我們買油買鹽所賒的帳，這個時候付清一部分。理髮店師父也來拿取，是因為我們三個男孩都上學了，學校規定幾個禮拜要剃頭一次，他有新式的推剪，我們家只有剃頭刀，媽媽以剃頭刀剃的頭太光了，頭皮刮得青白青白的，會成為大家笑話的對象，所以把理髮的工作包給他，夏冬兩次收成時再付固定數量的稻穀，那時，很多人家都採這種包辦式。

如果穀倉還有一點餘糧，父親才會挑到米店糶掉，換一點錢，買日常生活用品。不過，印象中，糶穀子算不得什麼光彩的事，每次聽到父親和祖母、母親參商要糶穀子了，敏感的我就會感受到他們心頭沉重的壓力，也會跟著他們一起皺緊眉頭，因為這正表示：家裡急需用錢，而家裡根本沒錢。上初中以後，這種周期性的壓力通常出現在註冊的前一天，買月票的前一天，我的心皺得更緊。

稻穀收進穀倉裡，並不代表財源滾進來，納稅、還債，已經難以應付，還要算計突然而來的支出，我就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糶了穀子而臉上有著喜孜孜的收穫感，接到幾張錢券，馬上要分配給討錢討了幾天的孩子們啊！從小，我就在等待，等待父親能從田裡捧回一疊不皺的銀票，嶄新的銀票。但是我沒見過，真的沒見過父親從農作中賺進什麼。

二十七、媽媽，給你快樂

琦君

27

我又小心翼翼地從書櫃中捧出那一對「快樂」，仔細端詳。那是好幾年前的母親節，兒子用好多紅頭火柴拼搭而成，再用強力膠黏得牢牢的立體型的「快樂」二字，那麼的別緻，那麼的古樸。它們好像在對我微笑。記得那個深夜，兒子一直不睡，我催了他好幾次：「該休息了，明天要上學。」他只是連聲答應著。第二天我起牀，他已經走了，飯桌上卻擺著這兩個字。邊上一張紙條，寫著：「媽媽，給你快樂！」我眼中溢滿淚水，兒子啊！難為你這般細心。只要這兩個字，只要是你親手搭出來的這兩個字，就紮紮實實地給了我無邊無際的快樂。

時間過得真快，如今他已二十出頭。這其間也不知又經過了多少個母親節。這一對立體的「快樂」一字，因強力膠年久失效，骨架已經不穩。每當我用布擦櫥裏的灰塵時，一碰就傾斜了，我小心地把它們扶正。紅頭火柴的殷紅顏色亦已褪損。可是它們在我心目中，是多麼寶貴的禮物。每一位朋友來時，我都要指著告訴他們：「這是我兒子的傑作，你看他多細心。」

有一次，我曾對兒子說：「你有空的話，是不是願意拿強力膠把它們再黏牢一下呢？」他漫應著：「好吧！」可是「快樂」二字，依舊是歪歪斜斜地，吃力地支撐著，就像我工作了一整天，歪歪斜斜地，吃力地倒在沙發椅裏。有時，我望著那一對「快樂」，喃喃地說：「他怎麼變得這麼粗心了呢？」他父親淡笑一下說：「算了，快樂是要你自己尋求，自己建立的，那會在這一對弱不禁風的玩意兒上。」他究竟是男人，可是我偷覷他時，他的神情也是黯淡的。

記得一個朋友說：「孩子小時是你孩子，長大後就不是了。」思果先生的文章中說：「人一過中年，就有一種蕭瑟之感，希望和成年的兒子談談心。」最尷尬的就是下一代早不再扶牀繞膝，又不願和你談心的那分心情，正不知何以自遣。再想想時代已經不同了，人總得學硬朗點。多愁善感，在年輕人眼中又算得怎麼回事呢？有個美國友人來信說：「孩子幼小時踩在你腳尖上，長大了踩在你心尖上。」原來這種感傷，中外都是一樣。

二十八、走進山林裡

吳敏顯

走進山林，彷彿穿過深深的院落。

走進山林，彷彿靜坐在古老的寺廟裡。

走進山林，彷彿處身一場夢中。

稍偏陰暗，但柔和的光線，是一大疋輕軟光滑的絲綢，適舒的裹著我赤裸的身軀。

有時明明知道一座山林的深淺，邁開任何一步路，仍以為自己正走向無邊無際、甚至覺得自己是一片青苔，無聲無息的在繁殖、在擴張。未曾有過的和平心境，無邊無際的在拓展。

常年遠離著山林，一旦走進來，就走進一個陌生的部落。卻看見眾多熟悉的笑容，及和悅的面孔。他們個個伸長手臂，親切的拍打著我的肩膀。

落葉的積層不厚，但晴日時，踩在上面，已有膨鬆的感覺。在寂靜的山林小徑上，我欣喜奔躍，落葉即回報我以熱烈的掌聲；我緩步尋思，它婉轉應和；我急躁心焦，它喋喋相勸；我猶豫遲疑；它相機慫恿。若是天雨，常有小小水流，跟著地勢蜿蜒前行。飄落多日的葉片，輕易的吸足水份，穩住腳，堆疊成水流裏凸起的礁石，將水激起美麗的波紋；新辭枝的葉片，是斷纜的扁舟，順著流水東飄西蕩。

樹的年齡越大，脾氣越好，往往有許多寄生的植物，在它們的臂彎裏、腰幹上恣意的攀爬。在山林的世界，似乎容忍多過於爭奪，我看到一些樹，曲扭枝幹，空出地方容納它的新鄰居；幾棵細瘦的樹，歪著脖子由一棵老楓樹的帽緣探出頭。

綿連的樹林，使天地寂靜。寂靜的天地，使我心虛。幾分心虛，更見出自己的渺小。我放開喉嚨哼著歌，想藉歌聲來打破僵局，卻總是重複那幾句。

平日我們常覺噪音是一股令人怒不可遏的壓力，沒想到寂靜也是一股巨大的壓力。葉子飄落時觸碰枝桠的聲音，遠處展翅飛起的鳥，小蟲細細的嘶吟……，任何輕微的聲響，都是一枚被投入平靜湖面，激起漣漪的石子。而大多時刻，自己的腳步，是山林裏唯一的知音。

山林的氣勢，絕不是人們輕易所能征服的，在山裏我讓山林來統治我。信步所至，任山林的氣息，山林的綠意，浸入我肌骨，宛如任一面精密的篩子，不斷的過濾我、澄清我，使得渾身透明虛無，化成山林中一縷迴遊的薄霧。

二十九、值得思味的秋天

在一年四季之中，我最喜歡秋季，當陣陣秋風迎面吹過，我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舒暢感覺，因為溽暑已過，烈陽不再曝曬，舉目是晴空萬里的無限蒼穹，萬物也都顯得自然而豪爽。

在秋天，枝頭的葉子不由自主的被風吹落，大地的青草也被秋風吹得面目全非，那一片片乳白色的霧，自原野漫漫而過。於是，橋隱入了霧，村莊隱入了霧，人們也樂得在秋天的霧陣中漫步，多麼神秘而富於詩意呢！

當我默唸著「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詩句時，尤其對清涼的秋天，感到萬分的懷念和嚮往。秋天，萬物都呈現著一種靜態的美，成熟的美，詩人墨客和異鄉遊子，在秋天來臨時時的感觸最多，那怕是一顆寒星或一鈎明月，一片落英和一聲蟲鳴，都會帶給人們一種悲涼思鄉的感覺。

我最能體悟秋天的那份靜寂空曠的意趣，尤其是在秋天的夜晚，清朗的月色，淡碧的林影，天空顯得格外的高遠，大地也顯得格外的遼闊，一個人漫步在月色中、踟躕在原野上，遠視秋山沉默無語，近聞秋水潺潺，到處枝影參差，暗香浮動，蟲聲四起，清風徐徐，那種說不出的秋夜意趣，那種羽化登仙的物外之感，實在是人生一種莫大的造化和享受。

如果在秋天遇到陣陣涼透心脾的秋雨，靜聽簷下的雨滴穿打石階的清音，梧桐葉上被雨珠擊敲著，如怨如訴，如泣如歌，實引人無限思味。或約二三知己，於秋窗下品茗奕棋，舉杯敘舊，那種秋夜秋雨中的人生情調，亦唯有超然物外者始可領悟到。

古人對秋的悟性似乎比現代人更真實、更敏感。據云：秋天有一種肅殺之氣，宇宙萬物都有知秋悲秋的本性，當然生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在四季遞變中，尤其對秋天都存有一份悲愴淒涼的感懷心境，如陸放翁在「憤書憤」詩中便有著：「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暮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世名，千載誰堪伯仲間。」放翁的豪邁詩情早為人知，然亦有「鐵馬秋風」之嘆，由此可知秋對人的性情轉變影響之深了。

我對秋天的來臨，始終都是感到寫實而舒暢的。秋雲高遠，象徵著心胸的曠達；秋水明淨，象徵著情感的純真；而秋菊的清麗耐寒，更說明它是花種中的至誠君子。秋天帶給我無限底喜悅與希望，因為它是一年中的豐收季節，人類一生中的黃金成熟時刻。秋天是美的展示和完成，也是最值得珍惜和回味的日子。

三十、美麗的繭

讓世界擁有它的腳步，讓我保有我的繭。當潰爛已極的心靈再不想作一絲一毫的思索時，就讓我靜靜回到我的繭內，以回憶為睡榻，以悲哀為覆被。這是我唯一的美麗。

曾經，每一度春光驚訝著我赤熱的心腸。怎麼回事呀？它們開得多美！我沒有忘記自己睜在花前的喜悅。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長的韻律，教給我再生的祕密。像花朵對於季節的忠實，我聽到杜鵑顫微微的傾訴。每一度春天之後，我更忠實於我所深愛的。

如今，彷彿春已缺席。突然想起，只是一陣冷寒在心裡，三月春風似剪刀啊！

有時，把自己交給街道，交給電影院的椅子。那一晚，莫名其妙地去電影院，隨便坐著，有人來趕，換了一張椅子，又有人來要，最後，乖乖掏出票看個仔細，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這才是自己的。被註定了的，永遠便是註定。突然了悟，一切要強都是徒然，自己的空間早已安排好了，一出生，便是千方百計要往那個空間推去，不管願不願意。乖乖隨著安排，回到那個空間，告別繽紛的世界，告別我所深愛的，回到那個一度逃脫，以為再也不會回去的角落。當鐵柵的聲音落下，我曉得，我再也出不去。

我含笑地躺下，攤著偷回來的記憶，一一檢點。也許，是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也許，很宿命地直覺到終要被遣回，當我進入那片繽紛的世界，便急著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嚐遍。很認真，也很死心塌地。一衣一衫，都還有笑聲，還有芳馨。我是要仔細收藏的，畢竟得來不易。在最貼心的衣袋裡，有我最珍惜的名字，我仍要每天喚幾次，感覺那一絲溫暖。它們全曾真心真意待著我。如今在這方黑暗的角落，懷抱著它們入睡，已是我唯一能做的報答。

夠了，我含笑地躺下，這些已夠我做一個美麗的繭。

每天，總有一些聲音在拉扯我，拉我離開心獄，再去找一個新的世界，一切重新再來。她們比我還珍惜我，她們千方百計要找那把鎖解我的手銬腳鐐，那把鎖早已被我遺失。我甘願自裁，也甘願遺失。

對一個疲憊的人，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話都像一個個彩色的泡沫，對一個薄弱的生命，又怎能命它去鑄堅強的字句？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那麼就任它的性子吧！這是慷慨。

強迫一隻蛹去破繭，讓牠落在蜘蛛的網裡，是否就是仁慈？